

春秋左氏傳講解

十二



□ 12
3195
6

門口 12
號 3195
卷 6

漢
第 28 號
第 28 號

昭和十年
一月十四日
購本

春秋左氏傳卷十一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宣公

經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月

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 十一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左傳卷十一 宣公

吉卜臨于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夫。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

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起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及於鄭。而勦民。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

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界。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聲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
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
有之。在師。之臨。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
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夫且不整。所以凶也。
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
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
之。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
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夫且不整。所以凶也。
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
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

桓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
已重。不如進也。事之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
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
鄧。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
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
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
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
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

反旆（ス）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
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穉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手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
 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
 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歲之曰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
 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
 卒偏之兩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フモヒヨラ不可謂無備○ハ子良鄭之良也○ソレニフカヒトヲツク

師叔楚之崇也○フダシテナクナシクガ師叔入盟○フダシテナクナシクガ子良在楚楚○ニ

鄭親矣○ニ來勸我戰○カセシム我克則來不克遂往○カセシム以我卜也○ニ

鄭不可從○ハ趙括趙同曰○ハ率師以來唯敵是求○ハ克敵○ニ

得屬又○ハ何俟必從○ハ彘子知季曰○ハ原屏咎之徒也○ハ趙○ニ

莊子曰○ハ欒伯善哉實其言○ハ必長晉國○ハ楚少○ハ

宰如晉○ハ師曰○ハ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ハ二先君之○ハ

出入此行也○ハ將鄭是訓定○ハ豈敢求罪于晉○ハ二三子○ハ

無淹久○ハ隨季對曰○ハ昔平王○ハ命我先君文侯曰○ハ

與鄭夾輔周室○ハ母廢王命○ハ今鄭不率○ハ寡君使群臣○ハ

問諸鄭○ハ豈敢辱侯人○ハ敢拜君明之辱○ハ彘子○ハ以○ハ

為諂○ハ使趙括從而更之○ハ曰行人失辭○ハ寡君使群○ハ

臣遷大國之迹於鄭○ハ曰無辟敵○ハ群臣無所逃命○ハ楚○ハ

子又使求成于晉○ハ晉人許之○ハ盟有日矣○ハ楚許伯御○ハ

樂伯攝叔為右○ハ以致晉師○ハ師○ハ許伯曰○ハ吾○ハ

聞致師者○ハ御靡旌摩壘而還○ハ樂伯曰○ハ吾聞致師者○ハ

左射以蔽代御執轡○ハ御○ハ兩馬掉鞅而還○ハ攝叔曰○ハ

吾聞致師者○ハ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ハ皆行其所聞○ハ

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
突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
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突止之曰其左善射
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
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
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
者叔黨命去之

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
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
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
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
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
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
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
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
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
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驛而告
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人晉軍也遂出陳孫
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
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
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

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
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
之乘屈蕩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少進馬還
不能進楚人悲之脫局顧曰吾少進馬還
又悲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少進馬還
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
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
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
怒之使下

顧曰趙俛在後怒之使下
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
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
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
藪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
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
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
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
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

辰。楚重至於郢。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樂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

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鮓而封之。以爲太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

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

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

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

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

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

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

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

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

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

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

號。申叔展曰：有麥

號。申叔展曰：有麥

號。申叔展曰：有麥

麴乎。シカラムシシテテシカスガハミコマレシロソトカスセシヤヲムハイルルバククヲシヨチシララレ 曰無。○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有山鞠窮乎。○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曰無。○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河魚腹疾奈何。○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曰無。○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於智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書不實其言也。○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宋爲。

盟故伐陳衛人救之。○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

殺其大夫先穀。○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

以免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シトセウモシヤガコトコニカハクコトヲイフナ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

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

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

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

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

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

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太

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

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爲郟故也。

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太

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

示之以整。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

良。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宋不假道于

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宋不假道于

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宋不假道于

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宋不假道于

行。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

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
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
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
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
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
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
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
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

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
說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
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仲
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饑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
 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
 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
 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
 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
 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

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
 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又
 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犀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
 廢王命王棄言焉
 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
 王不能

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告曰。敝邑易子而食。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不如待後之。

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姑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
蘓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
衛卒立。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
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
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
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
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

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以瓜衍之縣。吾獲狄土。
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
也。曰。周書所謂。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
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
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
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
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初。

晉國之法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

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

公至自會ツチノヒツシヒ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

卒ス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

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

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

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

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

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

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

責皇使見晏桓子歸

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

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

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

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
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
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且吾不既過矣乎過
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
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社亂庶遄已
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郤子其或者欲

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使郤子其志庶有豸乎
老郤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
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
月秋七月邾人戕郈子于郈甲戌楚子旅卒公孫
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
至笙遂奔齊至笙遂奔齊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

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一終

春秋左氏傳卷十二

大日本小畑行簡宣著



成公

セイコウ、ナハ、コクコウ、トイフ、セシコウ、ノコナ
リ、カイ、イマ、ウ、ホ、フ、ニ、タミ、ラク、サセ
イ、ミ、ラ、ヨク、タ、タル、ス、セイ、ト、イ、ヘリ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三月作丘甲

イワウ、テ、
○ラ、ク、ニ、ミ、ヒ、タ、ク、シ、ヤ、ウ、カ、ヒ、ヤ、ク、セ、ハ、テ、ン、チ、ラ、ウ、ケ、ト、リ、タ、ガ、ヤ、ス、コ、レ、ハ、ヒ、ト、ツ、ハ、井、ダ、タ、ク、ギ、マ、リ、ト、ス、ン、
井、ダ、タ、ヨ、ツ、ホ、ド、ア、ハ、セ、タ、ラ、ヒ、ト、ツ、ノ、ム、ラ、ト、シ、ム、ラ、ヨ、ツ、ア、ハ、セ、タ、ラ、ヒ、ト、ツ、ノ、ム、ラ、カ、ト、ス、シ、カ、レ、ビ、
ト、ツ、ノ、ム、カ、ハ、井、ダ、タ、ラ、ジ、フ、ロ、ク、ホ、ド、ア、ハ、セ、タ、モ、ノ、ニ、シ、テ、ヒ、ト、ツ、ノ、ム、カ、ハ、ヒ、ト、ク、ミ、フ、ヤ、ク、ニ、ジ、フ、ヨ、ニ、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冬十月

ロ、ハ、カ、ラ、ウ、キ、ヨ、ハ、サ、ナ、ス、ニ、シ、ン、ケ、イ、コ、ウ、一、ケ、ツ、ハ、
ナ、ハ、サ、ウ、ヒ、ン、シ、ユ、ク、カ、
タ、イ、シ、キ、ト、ツ、キ、ラ、ノ、ナ、
オ、イ、テ、ナ、ニ、コ、ト、モ、ナ、キ、ト、キ、
ハ、ニ、ル、サ、ヌ、ナ、リ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

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

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爲齊難故作丘甲

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命

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

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

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

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鄆人盟于蜀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
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
子張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郤子曰。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先君之明。與先太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太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

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買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郕夏御齊師。

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
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
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
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
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
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韓厥從齊侯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
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
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
立於後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俛定其右
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中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

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再拜○レテセイキミヲウヤヒ
替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戒行○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臣辱戎士○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丑父使公○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下如華泉取飲○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鄭○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卻獻子將戮之呼曰○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卻子曰○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卒皆抽戈○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楯冒之以○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入于衛○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齊侯見保者曰勉○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之齊師敗矣辟女子○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女子曰君免乎○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曰免矣○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既○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自丘輿擊馬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ニシテイサガヤカシクセインコウヘラ

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

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乎得其國寶我亦得地
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
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
有以藉於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
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
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鄭賜三

師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
一命之服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
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輪檜有欒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
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
三子自役弔焉哭於門內哭於太門之外衛人
逆之婦人哭於門內哭於太門之外衛人
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

姬シノカヲウキヨシ申公巫臣曰シノカヲウキヨシ不可シ君召ス諸侯以テ討罪也ヲ今
納シ夏姬シノカヲウキヨシ貪其色也ヲ貪色為レ淫シ淫為レ大罰ヲ周書
曰シ明德慎罰ヲ文王所以造周也ヲ明德務ニ崇之ヲ之謂
也ヲ慎罰務ニ去之ヲ之謂也ヲ若興ニ諸侯以取ニ大罰ヲ非慎
之也ヲ君其圖之ヲ王乃止ニ子反欲取之ヲ巫臣曰シ
是不祥人也ヲ是天子蠻ニ殺御叔弑靈侯ヲ
戮夏南出孔儀ヲ喪陳國ヲ何不祥ヲ
如是ヲ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ヲ天下多美婦人何
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ニ連尹襄老ヲ襄老死於邲ヲ
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ニ連尹襄老ヲ襄老死於邲ヲ

不獲其尸ヲ其子黑要烝焉ヲ
巫臣使道焉曰シ歸吾聘女ヲ又使自
鄭召之曰シ尸可得也ヲ必來逆之ヲ姬以告王ヲ王問諸
屈巫對曰シ其信ヲ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ヲ而中
行伯之季弟也ヲ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ヲ甚愛此子ヲ
其必因鄭而歸ヲ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ヲ
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ヲ其必許之王遣
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シ不得尸ヲ吾不反矣ヲ巫臣
聘諸鄭ヲ鄭伯許之ヲ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ヲ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
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
之曰。夫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
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
晉人使爲刑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
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
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
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
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
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
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

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
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
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
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
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于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
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
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
逮鰥。救乏。救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
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
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
以請盟。楚人許。平十。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
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
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
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
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

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壻。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睦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王。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

日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

圍棘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庸咎如庸咎如

潰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

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

鄆敗諸丘與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

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

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瑩曰子其

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

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

馘執事不以讐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

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奸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廬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二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

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衛之於晉。不得爲次國。）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一月甲戌。晉作六軍。（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朝。韓穿荀躋趙旃皆爲卿。（韓厥趙括鞅朝。韓穿荀躋趙旃皆爲卿。）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瑩之在楚也。

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

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
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
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
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
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
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
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
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

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
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
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
莊姬。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
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
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嬰曰：

我在故變氏不作我亡吾一昆其憂哉且人各有
能有不能
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
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
罰也祭其得亡乎
亡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
宣伯
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
也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
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
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
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
請見之不可
公慙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
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
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
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

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

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

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リ鄆ヲ衛ニ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

朝ヒノカラウミクキツガコソ公ソノエイセイガ孫ス嬰○マ齊ミジエ如テイタクウヒ晉ク壬オ申タ鄭シ伯ク費タ卒シ秋ツ仲○マ孫○蔑○

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

艾如晉晉
變書帥師
救巢

年春 樂作 如晉 拜成 子游 相 授玉 于

テイノタマ コウカ
ハイレ ク
ムナシイデラセタ
マタ ミ
デニウシホ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is bound into a dark, possibly black or dark brown, binding material. The overall tone of the page is a warm, off-white or light beige.

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

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鞶之

武宮ヲロクニモイトセイレグニモイト、ムラタクカヒト非禮也キセイウカニヨリアラレバ、ウタ、ミンニ聽於人以救其

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取鄭言易

月カラウハクソウツカヤウエツト晉カラウシニリヤウフトエイカラウチイシヤウト伯宗エダシニルイ夏陽エダシニルイ說衛エダシニルイ孫良夫エダシニルイ甯相エダシニルイ鄭人エダシニルイ伊エダシニルイ雒エダシニルイ

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衛人

ヲシタタモル
 ヨウジライヤサス
 説欲襲衛
 ミシカヲカレ
 エイソナハナキ
 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
 テイゾレカマデクイ
 トリゴン
 テダラ
 バドドラ
 シカラ
 ルガレ

死ルロサン
ハマデニ伯宗曰シカハラ
クシカ
ハ不可シレヨロ
ナク衛唯信晉バカリ
カシ
レ故師在其郊而不シシガ
ゼイカ
ニ
ハ
シ
ヤ
ウ
カ
ハ
シ
レ
ク

若モモタライ龍ウレタバ之ニ是ニ棄スツル信マコト也ナ雖レ多ニ衛ニ俘トリゴニ而ナ晉ニ無レ信ヤクソク何ナニ以テ

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リニエトガソクセツキイタミエテヨ晉人謀ワシタイタミイロクノヒメガキヤマテツ
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セフト ミンブルミヤウカ ジュンカシンチニ モコトアリテ
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ニシカラウカシタニ タイミヤ スナハカニタツガ
大夫公揖而入シシイコウカアルトキ シシイコウカアルトキ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ニシイコウカアルトキ
子曰何如コトハヒツシシ テカシヘン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キニクニシモチ
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ソレハヨロシカラ スルヤウカン ジンカ
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ツカレクルシム
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ナバセ
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ヤマトサハ ハヤシトホ

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スナコ
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シナコ
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ハナコウシセイカ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ヨウガ
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ヨウガ
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隨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クニシタラフ
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タラフ
來救鄭ツキカセイスルカタスアルナリ楚師去我シカルンクニイカコノウサ吾遂至於スナハカ
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レキアセ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
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
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
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
之佐十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
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
從眾
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經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
經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

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鄭夏五月曹
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齊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
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
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

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秋
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
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
之盟且苦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
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貴田王許之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
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
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
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
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
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
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恹事君而多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
卒適吳吳子余祭納之舍偏兩之一焉與其
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
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
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
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
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
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

燮。齊人邾人伐郟。衛人來勝。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
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
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汶陽有二命。曰歸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
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
與一奪。一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

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
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
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
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成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
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聲伯如莒逆也宋
華元來聘聘其姬也夏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
故諧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

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
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
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
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晉侯
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曰城已惡苦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

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
多ス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モ勇夫重閉況國乎ニ冬杞
叔姬卒ス來歸自杞故書ニ晉ノ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
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ヲ文子ハ不可曰君命
無貳失信不立禮ニ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
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ハ將復之季孫懼使
宣伯帥師會伐鄭ニ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
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ニ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公至自會ニ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ヲ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ヲ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
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ニ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
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爲歸汶陽之田
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

陵之盟。季文子曰：「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
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太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賸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

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繫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怠舊也。
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
不怠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
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
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冬十
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
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
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
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

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
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
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曰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
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
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一月楚
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

郊不從乃不郊○セズカントトミナミテセントアヒテシマリ五月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勝丙午晉侯獮

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糴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立髡頑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二十人

馬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

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

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

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

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

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

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

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

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
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
陷而卒ス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
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
令乎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棧未反
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二終

